

王元化主編

學術集林

卷十四



上海遠東出版社



學 術 集 林

卷 十 四

上 海 遠 東 出 版 社

責任編輯 王 欣
封面設計 王震坤
責任出版 馬蓓華

1999. 2. 2
風入松書店
No. 0006081

學 術 集 林

卷 十 四

(繁體字本)

王元化 主編

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冠生園路393號 郵政編碼: 200233)

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長陽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1.5 插頁3 千字: 2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6000

ISBN 7-80613-735-1/I·303 定價: 20.00元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元化	史華慈	任繼愈	朱維錚
余英時	李慎之	李學勤	杜維明
汪榮祖	林毓生	岡村繁	周一良
周策縱	胡道靜	施蛰存	馬悅然
許倬雲	宿白	張光直	張灝
湯一介	裘錫圭	潘重規	劉述先
興膳宏	錢仲聯	蕭萐父	饒宗頤
羅多弼	龐樸		

主編 王元化

助理 徐文堪 傅杰 錢文忠

學術聯繫人 李慶 邵東方 陳寧 費樂仁
樊克政

當檢核筆記擇其不甚謬者組織成
 篇寫牽補白惟因精神疲沓恐不能
 速此則欲求見諒者也抑尚有欲奉
 商者白詠文雖為繫杭師呼賓席然
 新標暨新午款即並新等及國際音
 標羅馬字母注音符号等是否可用第
 見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蔣維高王爺
 陳朝壽汪辟疆諸君之文已用及新標
 點新午款及注音符号等似乎拙文若
 亦用此或不至為餘杭師所訶乎第非必
 欲用此新標點及新午款但覺用之似
 較醒目耳若師意不以為然即不用亦
 可惟注音符号及國際音標郵意實較
 舊時用反切与直音為剴切故頗思用
 之或聽用反切与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瑣：奉贄者緣第
 夙承餘杭垂愛教誨備至今不願因此
 末節拂長者之意敬擬請

急就高

學術集林叢書

存齋隨筆

熊十力著

陸王學述——一系精神哲學

徐梵澄著

錢穆與中國文化

余英時著

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殷海光、林毓生著

唐代密宗

周一良著 錢文忠譯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饒宗頤著

文史叢稿

——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

裘錫圭著

古文獻叢論

李學勤著

目 錄

卷首插頁：錢玄同手迹

致潘景鄭書 錢玄同(1)

〔附〕潘景鄭題跋

校定《管子·侈靡篇》 鍾 泰(10)

〔附〕王繼如整理附記

思師錄 姜亮夫(57)

〔附〕《四先生合譜》敘錄

民主觀念與現代中國精英文化的沒落 余英時(78)

李德裕及其文集的整理研究 傅璇琮 周建國(100)

郭茂倩與《樂府詩集》 王運熙(126)

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 岡村繁(133)

亭林與酒

——顧炎武事迹考述之一 謝正光(174)

帝辛甲骨所見殷宮秘史 林梅村(184)

《小雅·大田》

——詩經名物新證之七 楊之水(223)

關於項元汴之家世及其它 陳麥青(246)

薛福成與《瀛環志略》續編 鄒振環(271)

書影概說	林申清(291)
《中美書緣論叢》前言	許倬雲(308)
錢存訓先生《中美書緣》讀後記	吳相湘(311)
一個重大的科學前沿問題	
——《人類基因的歷史與地理》讀後	徐文堪(313)
內藤湖南與沈子培二札考	李 慶(324)
摩尼教研究之展望	林悟殊(334)
《學術集林》卷十四編後記	王元化(352)

致潘景鄭書

錢玄同

景鄭先生撰席：前歲晤令戚顧起潛兄。敬念

先生學術湛深，著作宏富，又知奉手於餘杭先生，得爲同門，欣幸何以。只以南北睽離，至今尚未晤教，殊悵悵耳。月前由吳檢齋兄轉來先生致彼書，屬弟爲《制言》撰文，敬悉夏秋間曾得餘杭師信，命弟任撰述員之一，雖自慚謏陋，既承師命，其何敢辭。顧至今尚未寄稿者，實有二因：一、弟自去冬患腦病，至今未愈，久坐握管，輒覺頭重心悸；二、弟素不能文，年來衰病侵尋，更無意於此事。偶述臆見，率皆信筆塗抹，俚辭雅語，屢記失倫，但求達意，不計成文與否，此必不敢以入餘杭師主編之刊物也。以此二因，遂致瀉滯。今承催促，會當檢核筆記，擇其不甚謬者，組織成篇，寫奉補白。惟因精神疲茶，恐不能速成，此則欲求見諒者也。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話文雖爲餘杭師擯席，然新標點、新行款（即每節首行低兩格等）及國際音標、羅馬字母、注音符號等，是否可用？弟見《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蔣維喬、王綸、陳朝爵、汪辟疆諸君之文，已用新標點、新行款及注音符號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爲

餘杭師所訶乎。弟非必用新標點及新行款，但覺用之似較醒目耳。若師意不以爲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鄙意實較舊時用反切與直音爲剴切，故頗思用之（或兼用反切與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瑣瑣奉瀆者，緣弟夙承餘杭垂愛，教誨備至，今不願因此末節拂長者之意。故擬請先生費神，便中探詢師旨，並希示復，以便遵行，至爲感荷。季剛兄作古，聞之心痛。弟與季剛自己酉年訂交，至今已廿有六載。平日因性情不合，時有違言。惟民國四、五年間商量音韻，最爲契合。廿二年之春，於餘杭師座中，一言不合，竟致鬭口。豈期此別，竟成永訣。由今思之，吾同門中精於小學文辭如季剛者，有幾人耶？上月曾有挽聯寄交汪旭初兄轉中央大學之追悼會，今錄一紙附奉。如《制言》第七期以後尚有對於季剛之挽辭，乞以此聯附錄紙尾，幸甚幸甚。興居有暇，乞惠教言，敬頌
著安不旤

弟 錢玄同再拜

廿四年十二月五日

景鄭先生執事：去臘奉

手教，並承損惠

先德遺著及《詩本義》等，敬拜

嘉貺。彼時弟因腦疾復發，病不能興，竟稽答復，死罪死罪。

頃又辱

書，敬悉一是，屢承

獎飾逾分，使弟慚惶無地。弟奉手先師之門，雖早在清季，顧惟文字音韻，略窺門徑，其他則夫子之文章、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皆懵無所知。廿餘年來奔走衣食，漸至衰病，學術荒蕪，良

用自恨。以視

先生之家學淵源，師承有自，日新月異，孟晉不已者，茲益愧耳。先師夢奠，噩耗傳來，悲痛萬分。先師自民五南旋後，惟民廿一之春復來平一遊，弟等又得侍教數月。曾在北大、師大講學數次，手授《叢書續編》，令弟等梓行。年來講學、發刊《制言》，時於此中得讀先師近年文字，此二十年中弟所知先師諸論，僅此而已。何圖木壞山頽，大義微言，從此永闕，吾將安仰乎？日前得《制言》社油印之函（《制言》社此函寄弟處者有三份。一致弟，一屬弟轉交沈兼士兄，業已轉交，尚有一函致陳二庵者，弟不識陳君，無法轉交，茲附還，乞轉詢他人寄去），頃又承見示謂《制言》廿五期將刊先師紀念專號，屬令撰文敘述先師學問行誼，於義固不容辭。惟弟患病年餘，腦力大衰，不能久坐，不能運思，重以夫子道大，文史儒玄及印度哲學，悉臻極詣，實亦不敢率爾論述。茲擬縮小範圍，作“追憶”一類文字，敘述三十年來（弟謁先師在丙午秋，至今歲丙子夏，適三十年）先師之言論行事（偏於學問方面），限於弟所知者，瑣屑記述，不及大體，如此做法，或者尚可交卷，先生以爲可否？《制言》第二十期登有徵集先師遺著、詩文、論學手札、遺墨、軼事、像片等之啓事。徵得之品，是否將陸續刊入《制言》？敬乞示知爲荷。弟處藏有先師癸卯以前及丙午出獄東渡後之像片。均自雜誌中裁出者，不知尊處有否？又有，先師爲弟所書之楹聯、單條、冊頁、匾額（《急就稿》先師有跋語）等數事，倘

尊處需要，當即攝影寄呈；又有先師遺文數篇未經刊載者，雖或已爲本人所廢棄，然自吾儕視之，仍可珍貴，似可刊入《制

言》也。又卅年來，先師致弟之手札，凡六十通，其中關於論學者，約得其半。然非論學諸札，乃至寥寥一二語之便條，亦足以資紀念。且往往與先師之言論行事有關，莫非史料，弟擬專輯爲一編，抄奉備登《制言》，尊意以爲如何？自季剛作古以後，各期《制言》常刊其遺墨、遺詩、遺文、遺札等（獨缺其遺像，似宜補登，想鷹若處，必有季剛像片也）。竊謂今後《制言》對於先師遺文遺墨等等，亦宜仿此辦法，各期陸續刊登，不必限於紀念號，特紀念號爲專刊耳。管見如此，未知有當否？弟有輓先師一聯^{*}，頃已郵寄治喪處。又和平同門馬幼漁、許季葦、吳檢齋、周啓明、沈兼士及弟六人，公送一輓幛，亦同時寄出。茲將其文抄奉，備登《制言》之用。輓幛文句襲用昔人而略有變更。昔戴東原歿，其門弟子輓之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先師在學術上之地位，自可上媲東原。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斥程朱以理殺人，有功於世道甚大。故輓辭云然。先師尊重歷史，志切攘夷，早年排滿，晚年抗日，有功於中華民族甚大。此思想得力於《春秋》，《國故論衡》之“原經”篇中說明此旨，去年所講之“經學略說”亦及此義。故弟等即以昔人輓戴之辭，易“孟子”爲“素王”，以輓先師也。六月十四日，弟得治喪處報喪電，即以電話通知最熟之同門吳、許、馬、周、沈諸君草一唁電發出。此唁電已刊《制言》第廿期，惟漏載“馬裕藻”三字，擬請於現在發印之某期中用五號字記“補正”數語於輓聯祭文諸欄之後。此電係由弟所發，故由弟奉告請求補正。前屬書聯，因目青字斜，迄未動筆，俟精神稍振，即當寫奉。天暑身憊，拉雜奉答，信手塗抹，竟不成字，可勝慚悚。敬頌

著安，並璧尊謙 弟錢玄同謹白 廿五，七，十七。

* 附：錢玄同先生輓章太炎先生聯

續蒼水寧人太沖蠶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士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勳，鑄銅立像；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

先師薊漢先生不朽

弟子錢玄同鞠躬敬輓

景鄭先生執事：

七月杪奉到手教，彼時正擬將弟處所有之先師遺像攝影寄呈，以便制板印入《制言》。不意賤恙復發，血壓高至一百九十（弟之年齡只應高至一百四十），兼之面部神經炎，左臉麻木，口歪，精神甚壞。終日躺臥，不能多言，不能看書寫字，如是者兩旬有餘，殊為苦痛，以致一事不能作，信亦不能寫。近旬日以來，面部已痊愈，漸可多坐多說話，惟仍不能用心。

八月杪，同門朱邊先兄來平，弟等擬趁此時為先師開追悼會。現已定於九月四日（因邊先五日晨即須回南京也）。茲寄奉通啓一封備覽。近三日以來，弟與馬幼漁（裕藻）、許季弗（壽裳）兩兄籌備會事，殊忙碌。

前屬為《制言》廿五期撰文紀念先師，此在玄同，實屬義不容辭之事。故七月中旬奉復先生之函，一口答應。但最近匝月以來，為疾病所苦，今雖稍愈，卻未能用心，只可稍緩撰奉

矣。馬幼漁與周啓明(作人)兩兄亦必有寄奉,但此時亦未撰成,恐廿五期中亦不及登載。惟許季弗兄已撰就一文,今轉寄奉,希望於廿五期中刊入。至馬、周二兄及弟之文必當撰成,惟未能預定時期。總之,何時寄奉,能登某期即登某期可也。惟許文係弟所催得,我對他說:“我自己因病不能作,希望你一定來一篇,好讓我塞潘君之責。”故此文請登入廿五期爲荷。

抑弟尚有請者: 弟等之文,大概都是用新式標點(,;:?!「」())等)及分段,又每段首行特低兩字。請付排時照此式樣,至恕。(惟許文將標點故抄在字下,占一格,此似不太經濟,且與《制言》前此用新標點之文排法不一致,擬請移入字旁,與以前所排者一律爲宜。《制言》以前已有排新標點之文,且去臘上書先生,陳述拙文擬用新標點之意,承答謂先師亦以爲可,是此次用新標點,不算有背先師之遺意,諒荷俯允也。

先師遺像三張,今已攝影,日內即可印成。印成後,當各加按語寄呈。(《叢書續編》上所印劉半農兄所攝之影,原板因劉君已作古,無法尋覓;但此像本爲先師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講《廣論語駢枝》時所攝,故北大懸有放大之像,且旁有劉君屬弟所題之字,今已將此像借來,再放大作爲追悼會之用,再縮小即預備日內寄呈三像之一,備登《制言》之用。並聞。)

聞邊先兄說,《制言》廿五期中,彼有先師生時自述少年生活之文,此爲極重要之史料,至爲有用。又聞先師遺著《尚書注》亦將全部刊入《制言》廿五號,猶爲可寶。如此,則拙文等移入下數期登載,亦無妨矣。

前次上書,擬將先師賜玄同手札五六十通,不論論學書或

隨手便條，特編爲一輯，希望於廿五期之後之《制言》登載，不知可否？乞便中見示是幸。緣論學書固可寶，即隨手所寫一兩行之便條，亦莫非關於先師之史料，故弟擬一切不刪，全登入《制言》也。

先師遺文，弟亦正在搜編，當陸續錄目奉告。

弟因在舍間卧病月餘，在孔德學校之書室久未整理，七月杪之尊函，一時未曾檢出，略依記憶所及，奉答如右。餘當續陳。

病後腦弱心慌，不耐作字，此函畫蚓塗鴉，文理不通，書不成字，可勝慚悚！

復示仍請寄孔德學校。

手此敬頌 撰安，並璧“晚”謙。

弟錢玄同肅拜上

廿五，九，一，燈下

潘景鄭題《錢玄同先生遺札》

疑古疑今更自疑，蒼茫姓氏影淒迷。造語新奇競創獲，古今希。經卷六朝摹仿似，文章爾雅漢魏期。留得餘行薪火在，自心知。

南北迢迢契合深，忘年相許托知音。飛絮錦箋漫開展，痛人琴。廿載滄桑追憶處，師門桃李杳難尋。輾斷旅魂多少恨，只愁吟。（攤破浣溪紗）

潘景鄭跋《錢玄同先生遺札》

同門疑古先生壯歲自闢治學之徑，嶄然崛起，與績溪胡氏並駕齊驅，一時仰承風採，幾有出藍之目。晚歲乃還真返樸，歛然於學然後知不足。僕以《制言》乞稿，猥通疑曲，乃不棄鄙

陋，惠書謙抑。遙企光霽，何日忘之！歲月不居，驟隔人天，今垂二十年矣。此冊於十年前掇拾付裝，行笈相隨，未許墜失。羈旅之人，感逝懷舊，偶一展對，猶覺前塵歷歷在心目間也，泚筆撫然。甲午九月十九日繁右潘景鄭記

錢玄同先生致潘景鄭書信整理說明

錢玄同先生致潘景鄭先生書信三封，分別寫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和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為業師潘景鄭先生所藏“友朋往來書札”的一部分。經潘師同意，謹公之於世。茲說明如下。

1. 錢玄同先生與潘景鄭先生雖同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入室弟子，但年齡相差整整二十歲，錢玄同於一九〇六年謁章太炎先生，至潘景鄭先生問學於太炎先生時，錢玄同的“疑古疑今”之名，已“嶄然崛起，與績溪胡氏並駕齊驅”。兩位先生相交時間雖不長，但錢玄同先生對小於他二十歲的同門潘景鄭先生，却是格外謙和推重。潘景鄭先生題《錢玄同先生遺札》有“忘年相許托知音”句，即指此。

2. 現行一些有關錢玄同回憶錄中，多作錢玄同一九〇八年從章太炎問學，據此第二封信“弟謁先師在丙午秋，至今丙子夏，適三十年”句，知當在一九〇六年，而非一九〇八年。若無其他更可靠的資料作證，似宜以錢玄同自述為準（曹述敬《錢玄同年譜》亦作一九〇六年）。

3. 錢玄同畢生致力於國語統一，信中多次表達了他贊賞新式標點、新行款和羅馬字母注音的觀點。有意思的是，因從潘景鄭先生的回信中得知太炎先生已認可他使用新式標點，故一再要求潘先生允許他在《制言》雜誌中發表的紀念章太炎

先生的文章改用新標點、新行款。

4. 錢玄同與黃季剛鬭口，直接起因在黃季剛譏其“不把音韻的書好好的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但這並未影響他對黃氏學問的高度評價。錢玄同自己以文字音韻名，却仍然有“吾同門中精於小學文辭如季剛者，有幾人耶？”之譽，信中尚有多處表達他對同門之誼的懷念，足見其心胸坦蕩和情感通達。

5. 錢玄同先生的書法，據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早習魏碑，後參摩崖，又涉唐人寫本，晚年又取章草。”其體勢筆法的變遷，和他研究文字學有相當因緣關係。三信中，第一封信全用小楷，準確而論，當為六朝寫經體，筆筆精到，一絲不苟，精倫無比；後二信為草書，略帶章草之意，亦是極具法度，在書法藝術上有其獨到之處。

6. 此三信與吳檢齋等人致潘景鄭先生信（待刊）相印證，可略補現行《錢玄同年譜》中關於編輯、出版《章氏叢書續編》資料之闕。

潘景鄭先生名承弼，以字行，晚號寄漚。生於一九〇七年，江蘇吳縣人。先生為清代吳中藏書名家潘祖蔭侄孫，自幼即得以盡覽家中滂喜齋之珍藏，後又受業於國學大師章太炎和詞學大師吳梅，由此奠定平生學問基礎。性嗜圖書金石，積書三十萬卷、金石墨本萬餘種，先後捐獻上海圖書館。編著有《著硯樓書跋》、《明代版刻圖錄初編》（與顧廷龍合編）、《寄漚剩稿》等。

林申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九日